

鏡像

那是一個假睫毛還很流行的時代。

我還記得，那時的妳黏好鬆脫的假睫毛，補上一層粉底，用遮瑕膏遮好痘疤，調整一下歪掉的假髮。廁所的燈光太昏暗，鏡子裡的影像也變得十分朦朧，並不是妳原先熟知的自己，而妳被魔術胸罩勒住的胸口還隱隱作痛。

直到一周前，妳還猶豫要不要赴約，但最後因為化妝用具已經買了，還是決定來了，並鼓起勇氣開始面對鏡中的自己，蒐集各種化妝教學的影片，學習化妝的藝術，努力讓自己看起來青春又亮麗。

從十四歲以後，妳就開始逐漸衰老了，眼白混濁，烏青的眼袋掛在眼球下方，脊椎被書包壓彎了，校服下是削瘦慘白的身體，眼神總不敢抬起來，而是飄到前方的地面上，頭髮枯燥無光。週末的時候，妳會就著陽光一根一根修剪著分岔的髮尾，那是妳一週當中少數曬到陽光的時候，已經分岔的頭髮不會再癒合，只能剪掉，然而頭髮仍無止盡地繼續岔開。

妳是個乖學生，每天準時上學，一階一階地數著到三樓的樓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可能地延遲抵達教室的時間，樓梯一共是六十二階，然而妳是不可能逃過的，妳的腳一階一階地把妳推向終點。途中還遇到了一個男同學，彼此都有些尷尬，避過對方的眼神趕緊經過。這樣的尷尬源自他們似乎必須說些什麼，彷彿在同一個班級使他們發生了某種連結，然而他也並不想和妳有所接觸，只好盡快經過。

六十二階以後，妳走進了教室，把自己縮在座位上，漫無焦距地盯著手機螢幕，教室裡非常喧囂，瀰漫著青春與汗水的味道。兩個男同學在走道間追逐打鬧，其他同學則大聲談笑，世界對他們是鮮活的，他們的生涯才剛要開始，而妳與他們之間隔著厚厚的高牆。幸好很快就上課了，然而妳的目光在數學課本裡迷了路，陷落在函數與函數之間，直到被後座同學用筆戳醒時，妳才意識到老師叫了妳的名字。老師的聲音彷彿從幾百公尺外傳來，他口中的那組音節伴隨著一些竊笑，聽起來非常怪異陌生。

小時候，他們會在經過時推妳一把，看著妳跌倒的樣子大笑，把垃圾丟到妳的課桌上，撕掉妳的作業簿，分組時獨自地剩在角落。當老師問妳時，妳用細如蚊蚋的聲音說那是妳自己弄的，於是他們再度竊笑。妳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，但其他人都一直告訴妳，從老師、同學到母親，說那是因為妳太內向又太軟弱太胖，無法和大家和諧相處。

後來又過了很多年，妳因為看到食物就反胃，逐漸消瘦，卻還是一樣地內向，見到人就害怕。焦慮的時候，妳總咬自己的指甲，這樣做能舒緩妳的不安，而指甲也被咬的坑坑疤疤。換了幾間學校以後，他們逐漸不再特意羞辱妳了，但妳還是不敢看別人的眼睛，覺得每個人都在悄悄打量妳，雖然妳的高職同學沒有說出口，但妳能猜到他們對妳的想法。而妳繼續數著樓梯的階數，一步一步往教室接近，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漫長地彷彿永恆。

後來去了醫院，醫生診斷出了一些病名怪異的病，開給妳很多包藥，告訴妳吃了就能夠好起來，過著快樂正常的人生。藥丸閃爍著蒼白的粉紅色，靜靜地躺在妳的掌心，還有白色和黃色的藥片，白綠相間的膠囊。妳喝了水，吞下它們，覺得頭暈目眩，昏昏沉沉地睡去。夢中，妳又回到了學校，廁所的鏡子中，妳看到自己的臉孔，和往常一樣黯淡，雙眼無神，面無表情，然後鏡子裂開了，碎片散在地上，碎片中反射出那些中小學同學們的臉孔。

妳醒來以後，依然昏沉，趴在洗手槽上嘔吐，鏡中的臉孔陌生而扭曲。妳的行動變得遲緩，逐漸開始忘記許多事情，這對妳而言或許也不是壞事。妳也不明白為什麼許多人都都遭遇了妳遇到的事情，但好像只有妳變成這個樣子，大概還是因為妳特別的軟弱。

每天放學以後，妳回到家中，電腦桌上攤著微波食品的盒子，地上散落著雜物與灰塵，母親已經吃完晚餐回房間了。妳把水餃放進微波爐加熱，拿回了自己的房間，將房門關上，打開手機連上 wifi，回到自己的世界裡。

每當妳看著母親，就彷彿看見了自己，幸好妳並不常看見她。如同妳所恐懼的，妳們越發相像了，母親的臉就是妳三十年後的臉孔，妳們每天早上在床上掙扎著，最後終於起床出發，數著階梯的步伐上樓到了辦公室／教室，在偌大的空間裡工作／學習，回到住處提著晚餐躲回房間，房間是母神的子宮，只有那裡才真正溫暖安全，沒有人會傷害妳。也許妳也能遇到一個不那麼挑剔的男人，生下一個女兒，但他遲早也會開始羞辱妳，於是妳只能躲回自己的世界，假裝沒見到女兒日益成為自己的鏡像。

妳的房中世界有兩平方公尺大，牆上貼著許多偶像團體的海報，海報上的女明星光彩照人，毫無瑕疵，妳有時會不覺痴痴地盯著妳們許久。衣櫃擠在床旁邊。妳躺到柔軟的床上，打了一個滾，趴在棉被和枕頭上，把手機插上電源，螢幕裡的世界又延伸出去，延伸到開闊無垠的彼方。妳連上網路以後，手機發出一串提示音，通訊軟體的界面彈出了訊息：

寶貝 今天好嗎

手機傳來了些微電器的溫度，使妳的手掌稍微暖了起來。

網路世界中有另一個妳，那裡妳身高 168 公分，體重 50 公斤，罩杯 32C，年齡 18 歲，習慣每打完一個句子，都在後面加上：) 或=3=或 OwO。妳有一個通訊軟體的帳號，讓那些陌生人聯繫妳，妳總嘟起嘴，舉起手機用四十五度角自拍，然後用美顏軟體把眼睛放大，皮膚變白嫩，臉修小一點，嘴唇變得鮮紅欲滴。妳著迷於那個自己。手機也是妳的一面鏡子，照出另一個妳可能的模樣。妳動了動手指，把它設成了自己帳號的頭像。每次發完照片，底下就會有許多男人的留言，他們讚美妳，對妳噓寒問暖。

那個世界裡的妳俏美愛嬌、溫柔可人，傾聽了一個一個通訊錄中陌生人的心事，承載著他們的情與慾。他們叫妳寶貝、女神、美女、小甜心，還有許多許多的名字，每個人都用他們喜歡的稱呼喚妳。每天，妳和他們聊天，手指飛快地在鍵盤上敲出一個個故事，告訴他們妳充實快樂的生活，幸福的家庭，眾多的朋友

與追求者。他們每天照三餐時間問候妳，關懷妳的生活起居，問妳在做什麼、心情好不好，告訴妳他們在做的事情，並發來他們的身材和生殖器的照片。他們想要關心妳、認識妳、插入妳，妳有時候會陪他們玩這樣的遊戲，但總拒絕了他們視訊和見面的邀請，慢慢地他們就逐漸失去了聯繫，然而又會湧來新的男人。

其中，只有一個男人一直沒有放棄，你們持續聊了一年多，是和妳聯繫時間最久的男人，在妳拒絕見面以後，對妳卻更上心了。你們聊過不下萬句話，彼此都是對方最親近的人。終於有一天，妳答應和他見面了。

你們約定了幾周後的某一天晚上，在某家咖啡廳見面。答應邀約以後，妳整個晚上都沒有睡好，爬起來開始網購假髮、魔術胸罩和化妝用具，瀏覽許多神乎其技、妝前妝後判若兩人的化妝教學視頻。第二天妳照常去上學，但生活似乎變得比較能夠忍受。

在一個早晨，妳起床，看著鏡子中的人。鏡中人有張慘白的面孔，臉頰上滿是泛紅的痘疤，頭髮枯燥凌亂，細小的眼睛無神而空洞，妳終於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像人類，而是某種扭曲怪誕的存在。為了抑制這件事情，妳趕緊又吞了幾顆藥，整個人陷入一種昏然當中。

赴約的前一晚，妳整個晚上輾轉難眠，幾乎無法入睡，於是妳吞下了幾顆安眠的藥丸，好不容易睡著以後，夢魘卻又回來了，醒來以後，妳已經不記得夢境內容，但驚悸的感覺還殘留在身體中。

妳帶上了所有約會需要用的東西，出發去上學。整天的上課內容妳幾乎都恍若未聞，焦慮漣漪一樣越擴越大。放學以後，妳坐著公車到了約定的咖啡廳附近，先來到一個附近公園中，找到了公園的公廁。

公園的殘障廁所非常大，有殘障人士專用的獨立洗手台，以及很大的、斑駁的鏡子。妳把包包放在馬桶蓋上，拿出化妝包，找到了瞳孔放大片的盒子，撕開瞳孔放大片的包裝，依照先前的練習，把黑色的鏡片從食鹽水裡撈起，對著鏡子，撐開眼皮，往眼球上塞。然而鏡片滑掉了，妳又再試了一次，眼睛因為刺激而泛紅，經歷過好幾次嘗試後，終於戴上了鏡片。接著拿出假睫毛，往假睫毛根部塗上膠水，小心地黏到眼皮上。膠水在眼皮上有種灼燒感，妳忍住眨眼的衝動，靜靜地等膠水凝固。

膠水乾掉以後，妳塗黑了眉毛，往眼皮一層一層抹上不同的褐色眼影，然後再度撐開眼皮，沿著眼瞼，畫出一道黑色的眼線，眼尾微微挑起，彷彿貓眼。用遮瑕膏把泛紅的痘疤、烏青的眼袋都通通蓋住，往臉上抹了厚厚的粉底，直到臉色一片慘白，才拿亮粉打亮了鼻樑，在臉頰側面打上陰影，用腮紅和口紅添上血色。一切打點完畢，戴上咖啡色假髮，假髮有著厚重的瀏海，髮尾微微蜷曲，閃著些許光澤。最後脫掉了黯沉的校服外套和長褲，露出了底下的細肩帶洋裝，細瘦的手臂與雙腿，用魔術胸罩擠出的乳溝。

然後妳往後站了一步，望向鏡子。

斑駁的鏡子裡，站著一個少女。妳的頭髮柔順亮麗，嘴唇鮮紅，睫毛濃密捲翹，假睫毛梗把眼皮撐成了雙眼皮，眼球大而明亮，鼻梁高挺，頰上泛著青春的

血色，性感可人，值得寵愛。妳是他們的寶貝，是正妹、女神、小甜心，手機裡的靈魂飛躍出了屏幕，在鏡中笑意盈盈。

妳的腳在地上生了根，而鏡中少女向妳微微一笑，眼波流轉，笑容熠熠生輝。又朝妳招了招手，似乎就要走下鏡子來。妳急忙又後退一步，飛也似地拿了包包，逃出了殘障廁所。

進了咖啡廳以後，妳瞥見了網友。他和約定的一樣，穿著紅色夾克，站在門邊。他看起來已經有二十幾歲，身材微微發福。

嗨，網友說。他的眼神從妳的臉掃到妳的胸口，接著是大腿，告訴妳妳和照片一樣漂亮耶。你們坐下，妳點了一杯調酒，他點了一杯咖啡。儘管在網路上聊過不知道幾個日夜，交換過無數照片，他的臉仍顯得模糊又陌生。

妳一口一口啜飲調酒，模仿著電影裡那些塗著紅唇的女人，把高腳杯握在掌中，小口的啜飲著，酒液流經喉嚨，流到胃裡，又苦又燒灼，然而卻忍不住繼續喝。這是妳第一次喝酒。酒意蒸騰而上，被假髮悶住的頭越發的昏沉，被魔術胸罩勒住的胸口隱隱作痛。

網友又替妳拿了一杯酒，看著妳喝了下去。教室裡喧鬧的同學，迴旋的樓梯，母親的臉孔，斑駁的鏡子，妳吞下了調酒，像吞下治癒一切的靈藥。良藥苦口，酒是一把鈍刀，切割著妳的喉嚨。誰要和妳吃午餐呀，同學的聲音若遠若近。你怎麼那麼像我，母親的身影搖搖欲墜。寶貝，你好正點，我都硬了，對話框裡的文字飛舞迴旋。妳又喝下了一口酒，世界在眼前緩緩旋轉，靈魂輕盈了起來。妳開始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總是沉溺杯中物。

後來，妳還是沒有跟他回家，而是一個人回去自己的房間。在回家前，妳先到公廁裡脫掉假髮魔術胸罩和假睫毛，抹掉臉上的妝，鏡子裡又是那個妳了，平胸、頭髮毛燥稀疏，臉孔黯淡，眼神畏縮。

很多年以後，假睫毛不再那麼流行時，我回看著當時的妳，一切都顯得遙遠而破碎，折射著鏡光。而我終於敢於試著正視鏡中之人。